

歷史與空間

重走長征路

俞慧軍

殘陽如血。

我們乘坐的越野車「沙漠王子」駛着貢嘎山六月的皚皚白雪，沿着當年紅軍長征的線路，顛簸着艱難地爬行在海拔4,558米的貢嘎山的峰巒曲徑之間。夕陽映照的參天古木，在冰封天地的雪峰與鬱鬱蔥蔥的峽谷間直刺雲霄，行進在寂寥的貢嘎山峽谷，除了「沙漠王子」清晰的轟鳴聲外，整個雪域世界彷彿被凝固成一個偌大而寧靜的宮殿。遊蕩於這神秘的宮殿，彷彿主宰這個世界的是你自己。在透涼的晚風中，行進在充斥着林海與雪域清涼氣息的峽谷，讓我們這些虔誠的獨行者唯有抬頭仰望近在咫尺的蒼穹。這片曾經演繹過氣吞山河壯麗史詩和一幕幕歷史大戲的神秘之地，是否還能尋覓到紅軍將士的足跡？

貢嘎山，坐落在四川省康定、瀘定、九龍三縣之間；主峰高達7,556米，為四川省第一高山，當地藏彝群眾稱之為「山中之王」。貢嘎冰川是中國最東界限的冰川，也是世界罕見的低海拔冰川，沿着紅軍的足跡，我們翻越過海拔千米至四、五千米的一座座山峰，地形地貌涵蓋了丘陵、河谷、高原等多種類型。對我們而言，這是一次重要的生命歷練。司機兼導遊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那時，許多紅軍戰士的年齡都很輕。鐮刀斧頭的旗幟引領着的這支軍隊，指揮員平均年齡不足25歲，戰鬥員平均年齡不足20歲。瀘定大捷後，一位18歲的紅軍戰士走過瀘定，鎮子上一位大嫂一邊喊着：「紅軍哥哥」，一邊將一件棉襖送給這位戰士，後來大嫂發現是自己伯伯家的兒子。母親送兒子、妻子送丈夫、姐姐送弟弟當紅軍，在瀘定地區至今流傳着許多家喻戶曉的故事。沿着紅軍的足跡向北行進，我的心靈震撼着、淨化着：當年紅軍之所以能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戰勝敵人，戰勝自我，用鮮血洗滌出一條通往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力量來自人民。

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夾金山，近距離觸摸這些耳熟能詳的歷史，令人心潮澎湃。大渡河在雅安、甘孜境內咆哮而過。閃亮的紅色記憶，在奔騰的歷史長河中歷久彌新。我們在大渡河岸邊，有幸聆聽了幫助紅軍渡河的老船工後人講述的那段扣人心弦的故事：1935年5月24日，老船工帥仕高帶着紅軍找到沉於江中的船隻，次日一早，17名紅軍勇士和8名船工視死如歸，冒着敵人的炮火成功飛渡激流與天塹。老人告訴我們：紅軍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的英勇壯舉吸引了周邊地區200多名年輕人加入了紅軍隊伍。

追溯歷史的風塵，我們從紀念碑、紀念館、文物、文卷中找到他們，鮮活的形象，一次次浮現眼前。在墓碑前，在紀念碑前，更多是在我們每次直面每一個鮮活生命的時候，心中湧動的虔誠和敬意。在深山老林，在偏遠山區，在雪域高原，紅軍傳播信仰的印記，無處不在。「自救救國」、「抗日反蔣」等標語或刻於

碑文，或書於牆體，或印於報章，更多的是寫進了民眾的心中。

沿着紅軍長征的線路繼續北行，當地廣為流傳的紅軍故事深深地震撼着我們的心靈。紅軍在甘孜州縣城停留七日，「槍不響、雞不鳴、狗不叫、麻雀也安寧」的故事，至今依然流傳。同樣地，紅軍走過的地方，各地政府和群眾，也以不同方式表達着對紅軍由衷的緬懷和敬意。瀘定人一直在尋找22位飛奪瀘定橋的勇士名單。紀念碑前矗立的代表勇士的22根花崗岩石柱，鐫刻姓名的只有5根，其他只有紅二師四團二連的編號。退休幹部王永模是近年媒體聚焦的人物，他尋覓瀘定勇士蹤跡的壯舉同樣可歌可泣，他隻身宣傳瀘定勇士的足跡遍佈北京、四川、江西、江蘇、貴州等地，老人希望能夠完善這段歷史，讓後人永遠銘記這22位為建立新中國立下功勳的勇士們。

紅軍精神也一直在這片英雄的土地上傳承。「延安式」的窯洞群，修到甘孜縣。85歲的藏族老人澤仁告訴我們，那是1951年，十八軍奉命修建機場，為了不驚擾百姓，沿山坡挖洞橫樑，搭建而成的。一次大雨，窯洞垮塌，9名熟睡的女戰士永遠留在了這個地方。

越過貢嘎山，車行二郎山。越野車艱難地行進在二郎山神秘莫測的懷抱，耳畔迴響起當年紅軍長征在這裡留下的振聾發聵的足音。陪同前往的甘孜自治州委的索郎處長向我們介紹，當年紅二、四方面軍在此匯成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向甘孜、向北挺進，譜寫了一曲驚天地、泣鬼神的壯歌。車過二郎山，司機兼嚮導指着遠去的白雪茫茫的二郎山告訴我們：當年紅軍將士在二郎山北坡與數倍於紅軍的敵人展開了英勇的戰鬥，戰鬥很殘酷，堅守陣地兩晝夜的12位紅軍傷員被敵人抓住了。敵人說，只要你們不當紅軍了，就可以放你們生路，但是這12位紅軍戰士個個堅強不屈，敵人就把紅軍傷員帶到半山腰一個深不見底的洞口，把前面兩個傷員推下山洞，緊跟後面的10位紅軍戰士大義凜然地說：「不用你們推，我們自己跳」。當地群眾後來把這個洞叫「紅軍洞」，這個事跡刻在洞口的石碑上。

穿越生命禁區，是一種毅力與意志的考驗，更是人格的鑄造和靈魂的錘煉。從康定到白玉的6天路途中，我們翻越的4,000米以上高山就有8座，其中二郎山、卓達拉山、駱駝梁子海拔高達4,800米以上。雪域之中也有遼闊無垠的草甸，那是一個雪後艷陽的午後，我獨自走出車門，徜徉在海拔3,800多米山峰的一片綠草如茵的草甸上，一塊修葺一新的墓碑聳立於草甸，這是一座沒有姓名的紅軍戰士之墓。墓碑旁，是一組沉默的生命：撲朔迷離的神農界在這萬千雪峰之間鑲嵌了無數岩化的珊瑚礁和形如心狀的美麗貝殼鏈帶，小精靈們默默陪伴着這些為民族獨立、新中國誕生而獻出寶貴生命的紅軍將士，無論是風雪瀟灑，無論是陽光明媚。

曾經滄海，桑田更迭。走進雪域，感悟生命；越過雪峰，淨化心靈。在茫茫雪域高原的峽谷冰川裡，躺着無數紅軍將士的英魂，他們的名字鐫刻在蒼海茫然的寰宇間。走過浩瀚的雪域，跨越生命的高度，尋覓漫漫長征路紅軍將士走向勝利、走向光明的輝煌之旅。



貢嘎冰川

網上圖片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大作家們的們

夜看鄧克保的《異域》，看了多頁，不禁掩卷而嘆曰：「文字有瑕疵也，豈大作家之所為乎！」

鄧克保者，即大名鼎鼎的柏楊是也。《異域》是戰爭小說，鄧克保是故事主人翁，柏楊以第一人稱的口吻，縷述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間，自緬甸北境撤往泰國北方的國軍戰鬥故事。當年在台出版後，哄動一時，暢銷香港以至東南亞，後來更拍成電影。少年時即看過此書，不知鄧克保是誰，後始知是柏楊，便數唯大作家始有此巨筆。今回重讀，卻嫌有西化句，尤其是有不合邏輯者，且看：

「在那些負了傷的弟兄們口中……」

「『到台灣去了。』傷兵們衰弱的答。」

第一句的「們」，乃多餘之字，即蛇足也，前文既有「那些」，何須「們」？第二句的「們」，是所有的傷兵抑或很多傷兵，怎可能一齊同聲回答一句話？不合情理。

這書濫用「們」字，還有很多，不引了。有位被譽為作品可傳世的大作家，晚年有篇記敘童年之文，刻意以童稚口吻書寫，但對「們」字，與柏楊一樣喜愛甚，如：

「學生們一齊向台上鞠躬。」

「和後排的同學們同時鞠躬行禮。」

「孩子們伸直了身子，後排的學生開始走出校門。」

第一句既有「一齊」這詞，何須「們」？第二句的「們」，是蛇足。第三句，「孩子們」有「們」，下文的「學生」為何沒「們」？要知在中文詞彙裡，「學生」、「孩子」乃可單數和眾數也。

上引乃出自金庸的《月雲》。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字，典雅可誦；晚年此文，真的看到「一嚥雲」。

柏楊和金庸所中的，是西化中的「們毒」。不止他倆，五四運動那班新文化作家，狂嗜「們」者，比比皆是，如：

「戰士戰死的時候，蒼蠅們首先發現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噁着、營營地叫着，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死了，不再來揮走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魯迅：《戰士和蒼蠅》）

「蒼蠅」是眾數，「們」可刪，何況下文已有「它們」一詞；但又以「他們」來指「蒼蠅們」，真是看到頭都大埋也。此外，魯迅還有《雪》：

「有許多蜜蜂們在忙碌地飛着。」

有「許多」還加「們」！

且看徐志摩的名篇《我們知道的康橋》：

「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伴。」

簡直是中了可怖的「們毒」！

諷刺的是，一本專挑錯處的書：《咬文嚼字的邏輯》，在〈總序〉裡，有如此句子：

「專家們的呼籲是在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建校二十一年周年之際所舉辦的邏輯語言與社會生活座談會上發出的。」

「們」可刪，但句子之長之西化卻不忍卒睹、卒讀。可幸，這只是那套叢書的〈總序〉，非出自該書的內容。

「們毒」泛濫，中毒者不僅是大中小作家，文字工作者、大中小學生都不自覺，不知是錯而大書特書。要為中文解毒，還中文一個清爽乾淨的身子，先由「們」字開始。



■ 柏楊這書濫用「們」字，十分刺目。 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吞泡(吞POP)」何解是「蛇王」？



大老信'：班主，我出外片刻「吞泡」。
班主：大老信，「蛇王」才是罷，哈哈！

插圖中班主所說的「蛇王」不是指廣東人對蛇專家的稱謂，而是另有所指。「蛇王」中的「蛇」其實是「卸」的諧音，「卸」指「卸責」，即不肯承擔，應做的沒去做，相當於「躲懶」；那「蛇王」就是「「卸」中稱「王」」，異常躲懶也。至於大老信所說的「吞泡」，應與吸食「鴉片」有關。



網上圖片

吸鴉片時除要側臥在牀，還需不少道具，如煙籤、煙燈、煙槍等。吸前將條狀的鴉片搓成小丸，名為「煙泡」，在火上焙「軟」。然後，將「煙泡」塞進煙槍的煙斗中，翻轉煙斗對準煙燈的火苗讓「煙泡」燃燒。吸煙者就是吸食燃燒「煙泡」所產生的煙，而非網上誤傳的：當鴉片燃着後，會形成一個「泡」，吸食者就是吸泡內的空氣。

如果吸食者煙癮發作，卻因現場工具不足（如別人家、片場）或受時間所限（如工作中），便會將「煙

泡」和水吞服來頂癮（吊癮，即暫時舒緩煙癮，也就是對此嗜好略加滿足），因此絕不可能在「小休」時躲在一角，拿着煙槍吸鴉片的。這個說法有文獻記載：

1. 沙汀《代理縣長》：「他早已只『吞服一兩顆煙泡子』吊癮了。」
2. 一份於加拿大溫哥華發行的中文報紙《大漢公報》（1937）中報道：

……有煙癮者原祇吸鴉片，間有少數旅客及下層遊民，以旅次便利及金錢關係而「吞服煙泡」……

「吞泡」一詞就是從這兩段文字所提到的「『吞』服煙『泡』(子)」而來。在粵劇界中有個公開的秘密，舊時有不少大老信有吸鴉片的習慣，據說吸後唱起曲來中氣十足。可能是這個緣故，多年來一代慈善伶王新馬師曾因長期熱心社會公益而獲當時港英政府發牌吸食鴉片煙的傳聞甚囂塵上。

話說回來，插圖中的大老信可能有吸鴉片的習慣，故在綵排時癮起便需以「吞泡」頂癮，當然偶爾也會借「吞泡」來「躲懶」一番。無怪深諳「其習性的班主用上譏諷的口吻去戳「破其「謊話」了。

久而久之，人們就把這個由戲行傳出來的「吞泡」作為「躲懶」的代詞。由於有多人誤以為「吞泡」中的泡（文讀「paau1（拋）」）是「水泡」中的泡（白讀「pok1（撲3-1）」，與英語 POP 音近），於是就有「吞POP」這個流通寫法了。

- 1 「大老信」指資深且知名度高的粵劇演員。
- 2 「鴉片」是英語 opium 的音譯，俗稱「福壽膏」（以中國人對福壽雙全的期盼去美化其功能）。在醫學上，鴉片屬於一種天然麻醉抑制劑。在非醫學上，吸食鴉片容易上癮。上了癮，鴉片就成為一種不易戒掉的毒品；人於此時變得萎靡不振、身體虛弱、瘦骨嶙峋；一旦停吸，就會渾身無力，如獲重病。
- 3 「焙」讀 bui6（背3-6），指用微火烘烤。
- 4 「譜」讀 am1（暗3-1）/ am2（暗3-2），解熟悉、精通。
- 5 「戳」讀 coek3，解刺；「戳破」指揭穿。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古典瞬間

■ 青 綠

風中奇緣

龍捲風是熱冷空氣於空中交匯形成的旋風，由於氣旋的轉動速度很快，能把地面上的塵土或海水一起帶入空中，遠遠看去，就像傳說中的龍正在吸水，扭動飛騰，故以得名。龍捲風造成的危害極大，不久前發生在江蘇的風災，就對人員財產構成了嚴重的損害。但是，古筆記稗史中也有些因龍捲風導致的奇遇，是以一種非常規的視角，對事件經過進行語義還原。

美國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鮑姆的《綠野仙蹤》中，小女孩桃樂絲被龍捲風吹到了奧瑟，想要回家。其實比鮑姆更早設計出這個情節的人，是清代名士王士禎，他在《香樹筆記》自敘其先祖，本是鄉下一個普通農民，家貧如洗，娶不起妻室，某日天上突然颶龍捲風，從空中落下一個女子，其先祖遂娶為妻，由是子孫繁盛，後代仕宦數世，家道殷富不絕。但與王士禎同一時代的人，都認為他是在編造一個根本不可能發生的故事。實際上在元代，也有過同樣的故事版本。

元初名儒郝經有一首《天賜夫人》詩：「八月十五雙星會，佳婦佳兒好婚對。黑風當筵滅明燭，一朵仙桃降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芊氏忽從鍾運背。負來燈下見鬼物，雲鬢欹斜倒冠佩。自說成都五千里，恍惚不知來此際。甘心與作梁家婦，詔起高門榜天賜。幾年夫婦作相公，滿眼兒孫盡朝貴。」從詩意可知，有一年的中秋節，梁家正在為兒子舉辦婚禮，外面突然颶起龍捲風，把屋內的蠟燭都吹滅了，黑暗中，一個名為芊氏的女子從天而降，落在了屋裡，她自述是成都人，被龍捲風吹到此地，願意嫁作梁家婦不再回去了。梁家遂因此瓜瓞綿綿，子孫繁盛，傳世久遠。

如果這樣的情節在今天看來略顯荒誕不經，那麼

生活點滴

■ 韓小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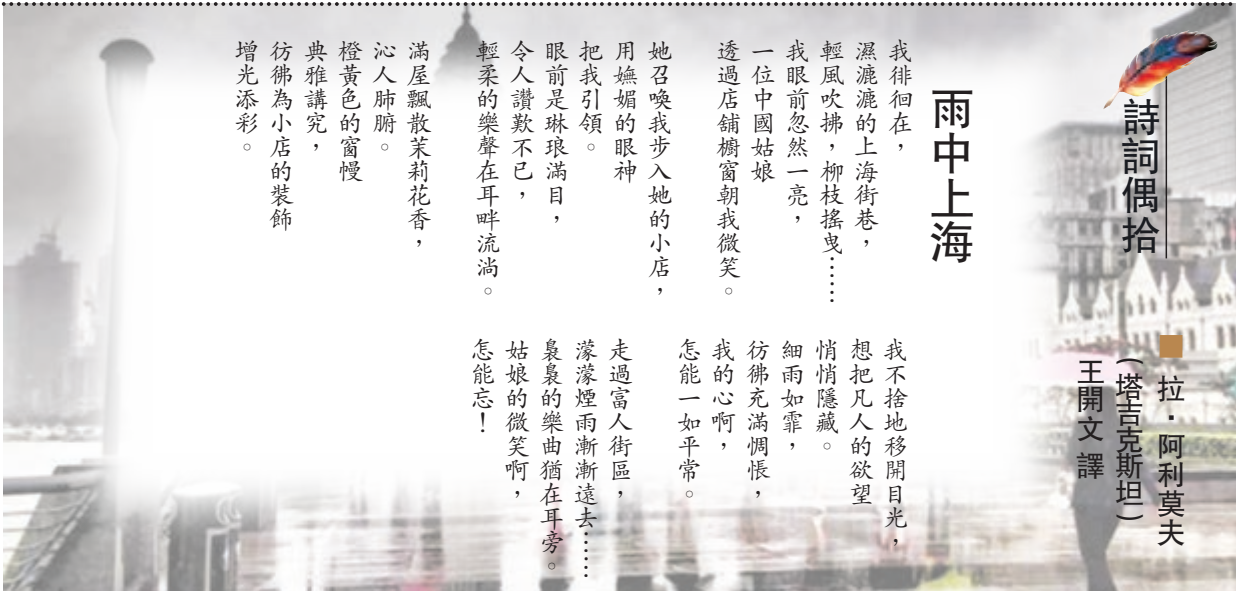
親情美味稜絲瓜

如今的菜市場，很少看到有人賣帶稜的絲瓜。我們通常見到的那些都是那種表面光滑、身段苗條，如綠皮蛇一般的長絲瓜。為了和帶稜的絲瓜區別開來，姑且就叫這長絲瓜為蛇皮絲瓜吧。那年夏天回老家，站進父親的菜園子裡，摸摸茄子，戳戳扁豆，都不如我意，最後拽了幾根嫩嫩的稜絲瓜回屋。我把絲瓜刮去稜角，切成片，與致勃勃做了一盤絲瓜炒雞蛋。先讓父親吃，父親說天天吃，吃夠了。一會工夫，我吃完了一盤菜，菜湯也沒留半點。父親說，這麼愛吃，臨走摘上一兜子，拿回去放冰箱，吃個十天半月的。今年夏天，有個老鄉敲門。開門一看，原來是父親讓老鄉給捎帶來了一編織袋稜絲瓜。我趕緊把老鄉請進屋。老鄉說，我這次回家，在鎮府車站碰上了你父親，看樣子天天在車站等熟人呢！我是被你父親的執着打動了，沒等他送絲瓜到我家，我就主動去了你家，把絲瓜扛到了車站。我感激地留老鄉吃飯，這是一份珍貴的禮物，比千里送鵝毛，情意更深重。

我很想把父親接來濟南，父親想吃什么，我孝敬他什麼。只是，父親夏天不出門，他要守着他們的菜園子，守着我的稜絲瓜。其他的蔬菜我也有稀罕的，但

是不及稜絲瓜讓我吃的舒心。許久前，父親也種蛇皮絲瓜的。後來，我說稜絲瓜好吃，在濟南買不到。父親就專門種起了稜絲瓜。我曾經用父親種的稜絲瓜請閨蜜品嚐。閨蜜連說，稜絲瓜炒雞蛋，真香真香。閨蜜很博學，她告訴我佛家有道素菜叫「紫竹蓮池」，就是用絲瓜做成的絲瓜湯。我驚訝極了，看似普通的絲瓜一旦沾帶了禪意，居然還有這麼高貴的稱呼。我問閨蜜：「那個『紫竹蓮池』是用稜絲瓜做的，還是蛇皮絲瓜做的？」閨蜜嘴上抹了蜜一樣順着我的心思說：「八成是稜絲瓜做的，蛇皮絲瓜差強人意！」末了，我送給閨蜜幾根稜絲瓜，讓她回家自己熬製「紫竹蓮池」去吧。

前幾天，我打電話回去，讓父親留幾個老絲瓜。老了的絲瓜，瓤子蓬鬆舒展，掘出絲瓜種子後，用來刷碗，比洗碗布還好用，絲瓜瓤子還有個很時尚的名字，叫絲瓜絡。別小看這剛剛刷碗的絲瓜絡，它還可以入藥呢，據說有舒筋活血的功用。父親說看個機會讓老鄉把絲瓜瓤子給我捎來。我說，不用了，中秋節我回家。父親問，你不是暈車嗎？我說，騎電動車也要回去。我聽見父親呵呵呵地笑了。



詩詞偶拾

拉·阿利莫夫
(塔吉克斯坦)
王開文譯

雨中上海

我徘徊在，
濕漉漉的上海街巷，
輕風吹拂，柳枝搖曳……
一位中國姑娘，
透過店鋪窗朝我微笑。
她召喚我步入她的小店，
把我引領。
眼前是琳琅滿目，
令人讚歎不已，
輕柔的樂聲在耳畔流淌。
滿屋飄散茉莉花香，
沁人肺腑。
橙黃色的窗幔
典雅講究，
彷彿為小店的裝飾
增光添彩。

走過富人街區，
濛濛煙雨漸漸遠去……
裊裊的樂曲猶在耳旁。
姑娘的微笑啊，
怎能忘！